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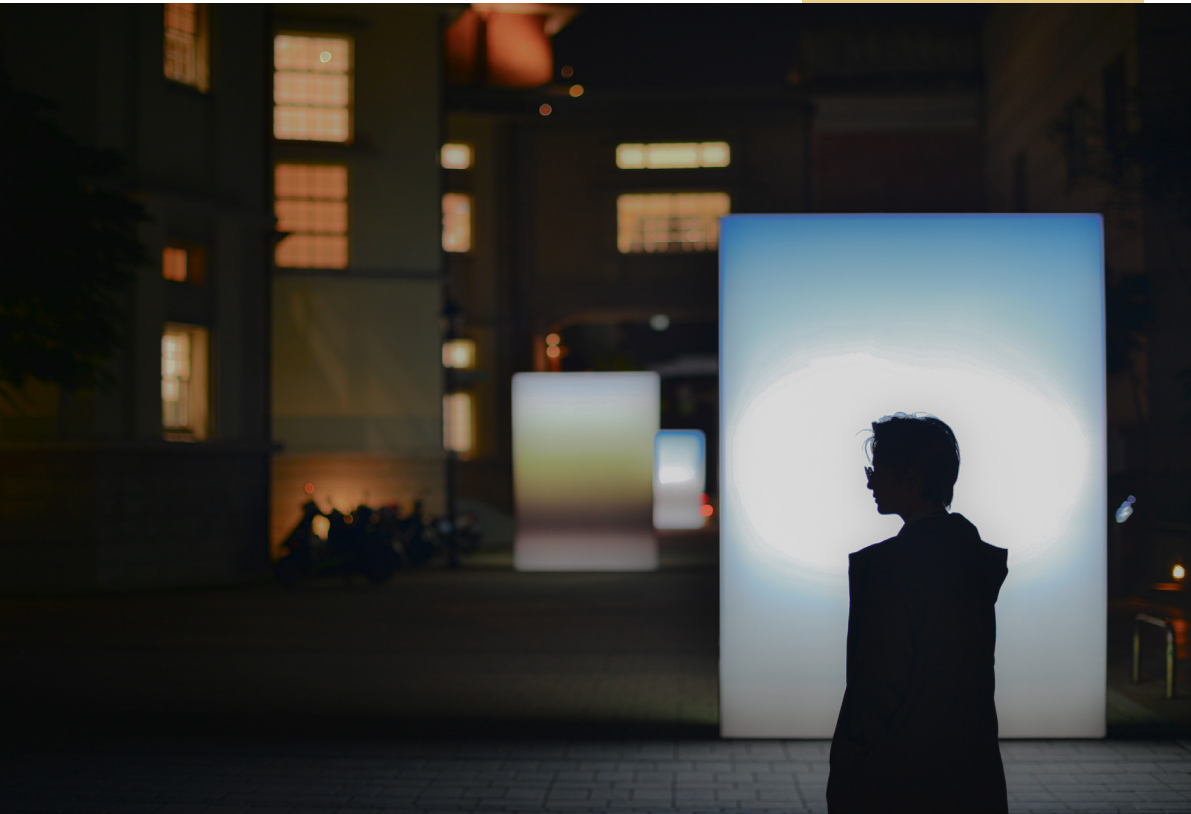
✧ 文學新鮮貨 ✧

聲影與流光

「我在這裡成為一個被動的字」

文 | 趙慶華 (臺文館) · 圖 | 都市藝術

The Shadow and Flowing Light
in the Alley of Literature:
"I Became a Passive Word Here".



這是一條文學的後巷，時間紋理與城市記憶交織迴旋，藝術家、作家和音樂家跨界碰撞，透過感知和行動，文學與藝術不斷彼此靠近，也為穿行而過的人群提供舒緩呼吸的餘韻。



曾經有一段時間，這裡，一入夜，就暗了下來，闌黑幽深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。然而，環顧四周：臺文館、中西區圖書館、臺南市文資處、葉石濤紀念館、孔廟……，一方文化氣息撲面而來的城市空間，不該是如此寂寥的所在。

所謂「這裡」，指的是國立臺灣文學館後方，以中正路和友愛街為端點、寬敞開闊的公共區域；由於鄰近葉石濤文學紀念館，因此又被稱為「葉石濤廣場」。過去幾年，多項建築修復工程在此進行，直到去年才相繼完工；當鐵架圍籬終於全數拆除，還其原有明淨舒暢的面貌，我們嘗試以音聲、以光影、以色彩，點亮這條僻靜的文學後巷，於是有了一檔以「我在這裡成爲一個被動的字」爲名的裝置藝術特展。

這場別開生面的戶外展出，由創作力豐沛、風格鮮明的作家鄧九雲、藝術家徐婷和音樂

家范書雅共同打造。3位創作者經過多次現地觀察與親身感受，運用文字、音樂和多媒材，進行跨領域對話；將音聲、色彩與周遭環境融合爲一，完成8篇文學書寫，以及4座高達3公尺的彩色漸層裝置，讓觀者在穿梭行進的日常節奏裡，即可享受視覺與聽覺的盛宴，呼吸文學與藝術的餘韻。

音聲迴旋： 鄧九雲與金典獎作家的對話

鄧九雲身兼小說家、演員、編劇、導演等多重身分，豐富的劇場經驗使其文字往往呈顯出豐富的畫面感。爲了讓這個空間與臺文館的頻率有所呼應，她從最近幾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作品中選出4部文類殊異的作品，包括詩集《開房間》（王天寬）、中篇小說《尋琴者》（郭強生）、長篇小說《別送》（鍾文音），以及短篇小說集《那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》（何玟璋），細讀之後，再以不

1 | 2 1 文學故事的縈繞、藝術語彙的駐足，讓文學後巷有了華麗的變身。
2 四座高達三公尺的彩色漸層裝置，有個美麗的名字「凝結中的雲」。



同的視角和立場加以轉譯，並透過極富感染力的聲音演出，引領觀者走進文學文本的世界。

例如面對《尋琴者》那個有著絕對音感的調音師，鄧九雲回溯了成長歷程中與音樂、鋼琴的拉鋸和對立，她寫下：

被晃動得很厲害的青春，卻沒能遇到一個合適的調音師。已經搞不清楚是因為音不準，所以沒人彈奏，還是沒人彈奏，所以音才偏了。無論如何，沒有敲擊，就無法判斷。——〈琴〉

而讀到《別送》當中有關死亡的絮語，則無法迴避百日內相繼為祖父母送行的心緒：

今年不到百日之間，我的父親背了兩次骨罐，為他的父母送行。大概沒有什麼比白髮人送無髮人更能稱為喜喪的了。……當我抵達爺爺奶奶的床前，跟他們說的最後一句話都是：請往最亮，最亮的光走。——〈最亮的地方〉

4部原本各自獨立、互不相涉的文學作品，以鄧九雲為中介，交互折射出更為晶瑩透亮

的質地；這些文字不僅僅是她與作者的對話，同時也是與世界、與讀者、與自我的求索與探問。8篇詩文由鄧九雲親自朗讀，搭配音樂家范書雅的樂音設計、詞曲創作，隨順路徑指向，依循由柔軟到沉重（反向亦可）的調性，透過播音裝置的傳送，在暗夜與白晝反覆迴旋，讓經過的行者猶如沉浸在開放式劇場，聆賞一場打破鏡框的聲音展演。

流光溢彩： 徐婷與「凝結中的雲」

鄧九雲曾表示，這場展出的關鍵字是「對話」，除了前面提到的，作家與作家、與讀者、與世界，另一個重要面向是作家與藝術家的對話，例如她和徐婷的相遇。

這也是擅長以攝影作為媒材，並將平面影像發展為空間性裝置的徐婷，首次與文字創作者跨域合作。第一次來到「葉石濤廣場」，徐婷就感受到這個空間的靜謐、安適，以及和諧的色系；她看到在其中疾行、漫遊或者騎單車飛馳而過的人們，還有許多充滿歷史



感的建築，在在瀰漫著時空層疊的迷離氛圍。因此她選擇以抽象的手法，將周遭的顏色收束、暈染，重新排列組合，再鋪灑於4座巍然磅礴的平面裝置，像是被潑上顏料的畫布。當觀者移動腳步，藝術裝置會隨著視角的變化，顯影出平常視而不見的景致；映入眼簾的天光，耳邊響起的獨白，斑斕交織，很是觸動觀者對環境的敏銳感知。

徐婷還為這4座藝術裝置取了美麗的名字：「凝結中的雲」。她說，就像水氣飄到空中冷凝成雲，此次創作就是萃取空間中的顏色，提煉出作品的過程，期待以最單純的元素，讓觀眾對於這個場域產生新的探索視角。特別是在晝夜交替、夕照餘暉的黃昏時分，大家不妨信步至此，細細感受光影流轉幻化的每一片刻。

閱讀＝主動？被動？

除了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傳遞，這個展覽還有一個核心命題是向觀者提問：「閱讀是主動

還是被動的行為？」在一個被精心刻意創造出來的特殊空間，即使看似沒有藩籬邊界，但是當我們站在聲音裝置前聆聽文學語言的流動，在藝術裝置前尋找各種適合拍照打卡的角度……，這些是出於主動性的選擇，還是在他者操控下的被動之舉？在我們主動觀看這片風景的同時，是否也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他人眼中被觀看、被閱讀的景緻？閱讀的主動與被動性，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地反轉再反轉，也許就像鄧九雲〈關在房裡就被詩了〉所寫：「其實你我才是被引號框住的那個句子，在這裡成為風景。」

另一方面，此次特展也是將文學轉譯運用在城市空間的創新嘗試。這條藏身在臺文館後方的巷弄，有了文學故事的縈繞，和藝術語彙的駐足，也許會讓人們的行動傾向產生質變，演繹嶄新的空間意涵——不再只是聊備一格的停車場或幽暗寂寥的捷徑過道，而是可以發散悠然生活情致，引人流連忘返的文學後巷。

3 | 4 3 「我」如何成為一個被動的字？創作者用聲影與流光回答你。
4 有了光，黯沉的夜景就此萌生豐彩的活力。